

晚 餐 之 前

維·羅佐夫著

王 金 陵 譯

晚 餐 之 前

〔苏联〕维·罗佐夫著

王 金 陵 譯

(供 内 部 参 考)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ИКТОР РОЗОВ
ПЕРЕД ВЪЖИНОМ

根据《TEATR》1963年第一期译出

晚 餐 之 前

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00 字数 51,000 印张 3 $\frac{1}{16}$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6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6)0.51元

人 物

尼古拉•費道洛維奇•涅捷林——53岁。

安娜•伊凡諾芙娜——他的妻子,49岁。

格里沙——他們的儿子,26岁。

伊凡——他們的儿子,14岁。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維奇•叶戈罗夫——52岁。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他的妻子,47岁。

薇洛奇卡•戈卢別娃——25岁。

华列里揚——她的丈夫,27岁。

艾瑪•康斯坦丁諾芙娜——薇洛奇卡的繼母,39岁。

伊琳卡•別斯珂娃——14岁。

米哈伊尔•波卢艾克托維奇•謝列庚——55岁。

第一幕

涅捷林家的一个房间。地板上散置着几口箱子，几把椅子上乱丢着一些纸包，据此可以判断：有人刚刚旅行归来。

屋中只有伊凡一人。他站在房间中央，手里捧着一个磁带录音机，不知道究竟搁在哪里才好。后来他总算找到了妥当的地方，于是把录音机放下，插上插销，打开匣盖，按了按钮，把话筒凑到嘴边。

伊凡 哈啰！哈啰！现在开始录音。我已经到家了，今天是八月三十一号。我们刚从莫斯科回来。爸爸是去开会的，此外他还去接受我们联合工厂总工程师的任命，妈妈为她的门诊部买了新设备，我游览了天文馆、动物园、综合技术展览馆、高尔基公园、列宁博物馆，去过克里姆林宫、列宁墓，看了匈牙利对苏联的球赛，还参观了织工巷的托尔斯泰故居，听过李赫特的音乐会，走遍所有的地下铁道车站，参观了国民经济展览会，亲眼看见了叶戈尔·伊里英斯基本人——我和妈妈跟着他走了两条街；我还乘着高速电梯直上莫斯科大学的二十七层楼，看过九场电影，吃过冰激淋大蛋糕……如果我还记起了什么，今晚

再作补充录音。爸爸、媽媽本来要替我买一件新大衣，可是我央告他們給买了这个磁带录音机。从今以后，我要記錄下我一生中一切最重要的大事，录下自己有趣的思想，朋友們的声音和音乐。今天晚上我就替我們傳統的聚会录音。每逢八月三十一日，新学年开始之前，我們大家都要聚会在一起，这已經是第三年了。这是媽媽的主意。格里沙在中学讀書的时候，也是这样聚会的。我今年十四岁。他們說，我比自己的年齡显得早熟些。这也可能。总之，我喜愛觀察生活，并做出自己的結論。生活是非常簡單的，可是我真覺得奇怪，有人偏偏喜欢把生活攬和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大人們。

格里沙上，提起一口箱子，准备搬到另一間屋去。

伊凡 格里沙，你来随便說上几句話吧。（把話筒递给哥哥。）

格里沙 有的是机会，忙什么！（提着箱子下。）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上，她端来一碟小餸餅，擋在桌子上。

伊凡 曼尼婭^①阿姨，您来，我替您用磁带录音机录音。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 嗯，这可……你瞧瞧……还不如参加夏令营，或是到乡下去——倒会晒得黑黑的……

① 曼尼婭是瑪丽娅的爱称。——譯者。

可是偏偏去了莫斯科——就只剩下瘦啦……(从桌上拿起一个紙包,下。)

安娜·伊凡諾芙娜上。

伊凡 媽媽,您來講兩句……

安娜·伊凡諾芙娜 你最好先放下你的玩意儿,伊凡,赶快來帮着收拾收拾,到晚上就可以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去把糖果、餅干和蛋糕摆好……(拿了几个紙包下。)

伊凡 (对着話筒)家务劳动的旋轉木馬开动啦,再見。(关上磁带录音机,把糖果、餅干分放在桌上。)

格里沙又上。

格里沙 你喜欢莫斯科嗎?(走到窗口,眺望着院子。)

伊凡 簡直是惊人的可爱。

格里沙 (看着窗外)跟咱們这儿不一样?

伊凡 不一样;不过我更加喜欢咱們这儿。

安娜·伊凡諾芙娜上。她向格里沙走去,也眺望着窗外。撫摸着儿子的头发。

格里沙 伊凡說,咱們这座城市比莫斯科还好。

安娜·伊凡諾芙娜 我非常理解他的意思——这是家呀!二十九年以前,这儿还是一片森林和两座工棚,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也还是覺得——世界上就沒有哪个地方能比这儿更美好。(摟抱着儿子)哎,又出現了一个躺在搖籃車里的新居民,这是誰的孩子?

格里沙 薇洛奇卡回来了。

安娜·伊凡諾芙娜 哪一个薇洛奇卡？

格里沙 戈卢別娃。

安娜·伊凡諾芙娜 早就回来了？

格里沙 两个星期以前。

安娜·伊凡諾芙娜 跟华列里揚一起？

格里沙 不。她一个人。

安娜·伊凡諾芙娜 一个人？为什么？

格里沙 (支吾其詞)我不知道。仿佛他們吵了架。

安娜·伊凡諾芙娜 真的嗎？

格里沙 不知道。

安娜·伊凡諾芙娜 她家里对待她的态度怎么样？

格里沙 相当冷淡。

安娜·伊凡諾芙娜 天哪，这么幸福的一对……两年前
才……

格里沙 快三年了。

安娜·伊凡諾芙娜 你跟她见过面了嗎？

格里沙 是的。我讓她替我打印毕业論文……她正在学
打字……

安娜·伊凡諾芙娜 还是找个专业打字員打吧。

格里沙 沒关系，讓她练习练习。我这个也不过是个草
稿。

安娜·伊凡諾芙娜 她說些什么？

格里沙 很痛苦。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上。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 你們在那儿大概是沒有給万尼奇卡①吃飯吧……何苦把他帶去！……瘦啦。

安娜·伊凡諾芙娜 曼尼娅，這是送給你的。（打開一個紙包，遞給妹妹一雙色彩鮮麗的便鞋）暖鞋。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 謝謝，安紐塔②。

伊凡（把身子探出窗外，大聲叫喊）伊琳卡！伊琳卡！

伊琳卡的聲音 伊凡，你終於回來了！

伊凡 你到我們這兒來，幫幫忙。

尼古拉·費道洛維奇上。

尼古拉·費道洛維奇 曼尼娅，伊拉里昂怎麼不在，象是該回來了嘛？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 他的工作里出了什麼問題……受了委屈……成天不在家……到處奔走……

尼古拉·費道洛維奇 出了什麼事情？

瑪丽娅·伊凡諾芙娜 他不肯說……珂里亞③，他等着你回來……大概是要跟你商量……情況不妙呢……

（下。）

安娜·伊凡諾芙娜 （對格里沙）你常常跟薇洛奇卡見面嗎？

① 伊凡的愛稱。——譯者。

② 安娜的小名。——譯者。

③ 尼古拉的小名。——譯者。

格里沙 不，很少見面。伊凡，你那个巴黎朋友又給你來信了。

伊凡 信在哪儿？

格里沙 在我書桌里，左边抽屜，面上……

伊凡朝門邊走去。

格里沙 (緊叮一句)可別瞎翻！……

伊凡下。

安娜·伊凡諾芙娜 华列里揚就沒到这儿来看她嗎？

格里沙 照我看，沒有來。

安娜·伊凡諾芙娜 过去是那样天造地設的小兩口兒，
……可是忽然之間，变成这样！……她帶着个孩子怎
么办呢，孤身一人？！

格里沙默然不語。

安娜·伊凡諾芙娜 嗯，没什么，也許他們會言歸于好，破
鏡重圓的。

格里沙 当然……可能……这口木箱擱在哪儿？

安娜·伊凡諾芙娜 暫時放在穿堂里吧。里面是仪器。
明天我就送到我們医务所去。

瑪麗婭·伊凡諾芙娜 (恰好在这个时候上) 格里辛卡①，我
来帮你抬。

格里沙 不用，我自己能拿。(提着箱子下。)

① 格里沙的愛稱。——譯者。

安娜·伊凡諾芙娜 这儿有什么新闻吗，玛丽娅？

玛丽娅·伊凡諾芙娜 什么也没有。一切照旧，什么都没有变化……除非是些琐碎的小事，总的来说，是依然如故……

安娜·伊凡諾芙娜 格里沙一直在写论文吗？

玛丽娅·伊凡諾芙娜 我真心疼他，真心疼……老是写呀，写呀……

安娜·伊凡諾芙娜 連晚上也不出去玩玩？

玛丽娅·伊凡諾芙娜 就是夜晚，也是通宵达旦地……都撑不出去……整天不见阳光……把门关得严严地……不出一声……成天读呀，读呀……我真担心他会变成书呆子……我觉得：他这么苦熬苦练的，赶明儿不是变成一个书呆子，就是一举成名，当了院士……

伊琳卡·别斯珂娃上，这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

伊琳卡 您好，安娜·伊凡諾芙娜！欢迎您回来！您好，玛丽娅·伊凡諾芙娜！

安娜·伊凡諾芙娜 你好，伊琳卡！谢谢。

玛丽娅·伊凡諾芙娜 你好，伊洛奇卡①！

伊琳卡 伊凡找我来着。

安娜·伊凡諾芙娜 (叫喊)万尼娅②！伊琳卡找你来了。

① 伊琳卡的爱称。——译者。

② 伊凡的小名。——译者。

伊凡的声音 我就来。

格里沙回到自己的房里去，跟伊琳卡打了个招呼。两位妇人下场。伊凡上。他手里捧着一封信，看来刚才正在看信。

伊凡 敬礼！

伊琳卡 你好，礼拜二！

伊凡 吓！你好像是长高了半米。

伊琳卡 我到夏令营里去了三趟：先是由于爸爸的工作，后来是妈妈的，最后又是因为爷爷有事。

伊凡 没来得及再赶上奶奶有事？

两人大笑。

伊琳卡 你怎么刚好赶回来了？大家都以为你一定要迟到了。

伊凡 我算准了的。你全体都通知了吧？

伊琳卡 当然罗。

伊凡 这是带给你的。（递给伊琳卡一盒铅笔和一本纪念册）铅笔是捷克的，纪念册是莫斯科的。

伊琳卡 谢谢。

伊凡 （指指磁带录音机）看见了吗？

伊琳卡 这是什么？

伊凡 你马上就会明白。（打开箱盖，转动音带）来，哇啦两声吧。

伊琳卡 哇！

伊凡 （笑）不对！你说上几句聪明话——我把它记录

下来，永远保存。

伊琳卡 什么是聪明话呀？

伊凡 随便什么。别尽磨蹭了——音带在转哪。

伊琳卡 我不知道……

伊凡 那就讲几句蠢话，只要快说就行。

伊琳卡 那么，什么又是蠢话呢？

伊凡 随便说点什么吧。

伊琳卡 真的什么都行吗？

伊凡 嘿，天哪，瞧瞧你这个人！哎，随便什么，随便什么！别开玩笑！

伊琳卡 可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呀？！

伊凡 你脑子里有沒有思想？

伊琳卡 没有。

伊凡 什么也沒有？

伊琳卡 什么也沒有。

伊凡 那么你就說：“我脑子里什么思想也沒有”。

伊琳卡 （对着話筒）伊凡·涅捷林是个小傻瓜。

伊凡 （停住音带）恭喜恭喜！你为人类造福嘍！（把音带繞回去）真是的，当技术装备落到坏蛋手里，它就只能做害人的勾当啦。你听吧。（播送刚才录上的話）怎么样？

伊琳卡 真妙！不过你最好把它弄掉。我重新說几句別的話。

伊凡 聰明話？

伊琳卡 是呀。

伊凡 我可知道你的聰明話了——不要撒謊……最好不要事先准备——就是說，要自然而然的。我暫時把它擋在這兒，我們房間里沒有插銷座子。你知道我想了个什么好主意嗎？我去裝上一个插銷座子，接上一根長電線，把錄音機放在我們房間里，可是話筒擋在這兒，那麼我就可以把今天的晚會全部錄上音。我要把這盤音帶保存下來，過了十年以後，咱們重新聚會，大玩大樂。讓大家再來听听自己從前說的話。那時候便知分曉，究竟誰在胡鬧，而誰又是真正有價值的人。哎！怎樣？

伊琳卡 可不可以把別人的話悄悄地錄下來呢？

伊凡 当然可以。只要把電線接長一點，就可以把話筒隨便放在哪間房里……

伊琳卡 真可怕！

伊凡 当然罗！

伊琳卡 又真有意思。

伊凡 可是最主要的——這是一種驚人的卑鄙行為！這個錄音機是“雅烏扎”牌的最新樣品。

伊琳卡 誰寫給你的信？

伊凡 (翻弄着信封) 一個法國人寫來的。他叫列昂。跟我同歲。

伊琳卡 也是个学生？

伊凡 对了，不过是个资本家。他父亲开了一座机床厂。

伊琳卡 你怎么会认识他的呢？

伊凡 当我爸爸在法国的时候，他们的代表团去参观了这座工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我父亲说他有一个儿子，正在认真地学习法语——他当然有点夸大事实，总之做父母的都爱替自己的儿女吹牛，你注意到了没有？……

伊琳卡 对极啦！从我小时候起他们就老爱让我背诗……而现在，只要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头一件大事就是说：“你们知道不，我们的伊洛奇卡又是全部五分，优等生呀！我把记分册拿来给你们看看！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可是我呀，你猜怎么着，我坐在那儿想，是不是搞它两个二分，也好变变话题……

伊凡 哎，我说，你不妨试试看——怪有趣的，看看他们怎么反应。嗯，于是……那个列昂恰好正坐在他父亲身旁，于是请求我的爸爸，能否允许和他的儿子——就是和我，互相通信。爸爸回答说：“请吧！”就留下了地址……

伊琳卡 他信里写些什么？

伊凡 我刚看了个开头。（打开信纸，念）“伊凡小朋友！接到你的信很高兴，你这封信里一共才有九个错字……”

伊琳卡（惊叫）九个！

伊凡 嘿，得了，得了！你别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来——我最恨正人君子！你别发急，我第一封信里有十四个错字呢……是我自己要求他：每次写信的时候，先告诉我，我写了多少错字。

伊琳卡 你还不如央告央告苏菲娅·爱德华杜芙娜，请她口述，你默写呢。

伊凡 你不妨去请老师口述，你来默写。我可宁愿先犯了错误，可是因此自己……也就学会了。

伊琳卡 可是由于你写了错字，由于你，全体苏联儿童脸上都不大光彩。

伊凡 你呀——你真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伊琳卡 你要明白，这是政治……

伊凡 可你知道，假如像你这样的人，去搞政治的话——哎唷唷，那可真是后患无穷！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维奇上。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维奇 啊！……回来啦！

伊凡 您好，拉腊①姨夫。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维奇 （和伊琳卡握手）小姐在先！

伊琳卡（不好意思地）您好！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维奇（跟伊凡拥抱）你父亲在哪儿？

① 伊拉里昂的爱称。——译者。

伊凡 出門去了。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維奇 就回来嗎？

伊凡 他說，半个鐘头就回来的。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維奇 哟！

他正朝自己房間走去，恰好瑪麗婭·伊凡諾芙娜从房里出来。

瑪麗婭·伊凡諾芙娜 你事情怎么样了，拉洛奇卡①？

啊？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維奇 簡直太妙啦！……

伊凡 拉腊姨夫，我得了一个磁带录音机。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維奇 这是什么可恶东西？

伊凡 这是录音机。要不要把您說的話录下来，然后再放給您听听？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維奇 我不要——我現在嗓子不好。

（看見妻子脚上穿着一双新鞋）你这是打哪儿来的？

瑪麗婭·伊凡諾芙娜 安紐塔从莫斯科带来的……礼物……

伊拉里昂·尼古拉耶維奇 哟……小玩艺……（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瑪麗婭·伊凡諾芙娜跟着他一起走了。薇洛奇卡上。

薇洛奇卡 你好，万尼亚。

伊凡 （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薇洛奇卡）您好，薇洛奇卡。

① 伊拉里昂的爱称。——譯者。